

## 淪落的意義追逐者

不知怎地，閱讀(一天兩個人)帶給我某種難以形容的鬱悶，小說裡那些困再生活、命運或者所謂情慾裡的人物，厚塗的不透明色彩(很奇怪，不是作者偏愛的赭紅、寶藍、棕黃的民間色調)，很年輕的臉孔與滄桑，一再浮出於作者編織用心的情節文字間。一遍遍說著鬱悶故事的鍾文音到底想說什麼呢？我一直納悶著。

困乏的處境，對女子而言是走不出去、看不開、離不走的情感牢籠，對男子而言，是夢想與理想甘於自我踐踏。而相對於夢與理想的，似乎是屈服於資本社會、屈服於俗世生活的平凡人。

(怨懟街)的伍協、(梅雨季)的小梅、(留在原地的遺忘)的幻碧，都可以算上哀怨女子的代表。想辦法等著、盼著、挽留著一段注定要失落的情愛關係，灰姑娘等待王子的救贖，等待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之後的安身(小工廠的老闆娘、一個自己的家或是其他)，漫長的牽牽扯扯，負心男子在小說裡都像局外人，輕易脫身，照樣安心把日子過下去，天下何處無芳草，少一個女朋友可一點不妨礙生活的節奏，然而使盡氣力的女子卻披頭散髮涕泗縱橫，還得靠師父指點才脫得了俗世情關。寫於九七年的(相親相愛，好嗎)裡的女子寶雨顯然自信世故許多，即使還保留對過去男友的想念和期盼，也僅止於停電夜裡一支散發香草味的燭光。「水」在這篇小說裡作為隱喻貫穿全場，和主角處境心緒互相唱和頗富趣味：下著微微冷雨的城市：等候男友的噴水池畔；相親日停水的窘況，和因為停水而使用的香水：身上灑著古龍水，不會修水管的男人：颱風夜的濕冷孤單，被大把雨水吞沒的恐懼；冒雨趕赴的手帕交的婚禮；大雨來前淡然分手。而通了水管的寶雨重燃對愛情的渴盼與信心，卻不是太有把握的。

女子堅持偏執為情，男子呢？

(一天兩個人)裡和阿戚一樣不合時宜的陳瑜剛，在放棄作了五十九的樂團夢之後，妥協地放棄了抗議青年的身分。他和阿戚維持著五十九天為周期的會面，相濡以沫在城市裡混日子。最好的日子不是早早過去就是還未到來，兩人看不起所有他人與事，也做不出更有出息的選擇。最後的死亡劃清了共識與俗世的界線，抗議青年在「玩真的」的現實世界若拒絕被收編，就注定無法存活。

(很平常的一年)裡失了業在續杯咖啡的餐廳挨日子的小麥子，跟不上城市的節奏，被成功地追逐雅痞生活的昔日女友拋在身後。在這裡出現了一個天使一樣的女子瑪莉，賣了一百套百科全書坐上飛機去實現旅行(移動)的夢想，夢見自己化成了一把被遺忘的鏽劍的小麥子，似乎在天使身上找到啟示，從躲避的現實邊緣清醒，只是作者寫得很抽象，實在很難看出小麥子至此何去何從。

似乎鍾文音的小說裡很少有聰明人，現實恆常容不下夢想，悲劇的主角成不了了不起的英雄，癡心女子並沒有盼到真正有情有義的如意郎君，妥協於現實以爭取好好活下去的，也不獲作者認同甚或同情，沒有人得以超脫，這是作者想說的嗎？或者那讓我不舒服的，是作者強調自己所追求的「真誠」？揚棄烏托邦揚棄海市蜃樓，逼視現實並且忠實地描繪出心中所反射的現實世界，攝影機般寫真生活裡的挫傷與黑暗。（一天兩個人）裡的墜涯和飲彈解脫得很絕望。在（淪落的失望河）裡失蹤的妻子與父親只會在夢裡歸回，日子還要過下去。苦苦索求意義與真相的人，以永遠不合時宜的笨拙姿態，換取永遠不會到來的救贖。

看鍾文音的小說不能不費力，也不得不鬱悶。

/詹美涓評介

### （鍾文音的想法 2007/8/19）

因為我把自己的官方網站主要是設定為一個個人的「資料庫」，所以如果可能，就盡量把相關評論或報導收納進來，一來重新省視自己創作多年的蛻變軌跡，二來資料也可作為一些周邊花絮（把網站弄得像是那麼一回事似的熱鬧。）

所以近來在寫作之餘就整理一些以前出版社幫作者剪貼起來的舊稿。（還有剪報的時代呢）。這一篇評介有點久了，我重新讀之，反而感到高興，因為我的小說畢竟沒有過時，這怎麼說呢？因為上述這些社會鬱悶事件與在資本社會競爭下不得志的人只會更多不會更少。而評介者當時提出的我所欲描寫的「沒有人得以超脫」，還有「作者強調自己所追求的真誠」讓她不舒服，我也都可以想見一般。因為這些鬱悶的故事本來就讓人「不舒服」的，而我自己以為的「真誠」也確實是自以為是，我以為真時，搞不好別人還覺得我虛偽呢。

然而時光流逝經年，這本小說集的小說人物確實是仍尋不到出口的。

我處理小說人物的自裁，評介者覺得難以忍受與閱讀。然而殊不知我是悲傷的，如果說一九九八年我早已洞見自殺率將會躍居死亡十大主因那是一點也不為奇的。這麼多年了，多少人走上這條絕路？多少作家朋友相繼自絕？

我不鬱悶嗎？

老實說，那時候的我確實非常鬱悶。逼視一個人物的核心，定然會鬱悶的，因為人的夢想總是和集體有衝突。

現在我學會在現實裡找自由。所以這本小說集的故事，我再也寫不出來了。（我更鬱悶了，我發現青春的扣問，即使鬱悶，也還是美的。）

一個質疑我的「真誠」，一個卻說我「謙卑」（見下一篇報導），可見評論或報導本來就是看看就好。對作者而言，一樣感激。

何況那時候我是一個非常新的「新」人。

那時候我還三頭六臂呢，一方面默默寫作，一方面遊走世界，一方面還當記者

呢（兩千年徹底終結上班日子）。

自由時報 藝術特區 1998/10/13

## 生命「鍾」情 成羅漢

從鍾文音的新書（一天兩個人）當中，看見了一個正在感知生命經驗的謙遜靈魂。

評論家李瑞騰觀察發現，當前台灣文學新人崛起文壇的標準模式，表面上雖是文學獎連連，平步青雲，但背後其實艱辛歷歷，三四年前寫的東西，要拖到這一兩年才有定位，鍾文音正走著這樣的路子在文壇裡漸次扎根。

先是在（聯合文學）新人獎中出現了佳作（怨懟街），今年（淪落的希望河）在備受矚目的第一屆台北文學獎中獲獎，長篇（女島紀行）正在自由副刊連載；（囍餅的滋味）出現在（聯合文學）六月號「跨世紀青年小說家作品大展」，鍾文音獨有的細膩文氣逐漸竄出頭來，筆下世界宛若與自我人生對照，勇氣十足，敘述的各種人生情緒有自己自在的呼吸運行，就像在深山中的花兀自生長。

從鄉村到城市，從本土到異鄉，從父母到兩性甚至死亡，都是鍾文音試圖探討的主題。直鍾文音第一本集結成書的小說選（一天兩個人）收了十篇小說，書中即便有成長的感傷，卻也是美艷絕倫的。

梵谷說，熱愛生命的方法就是去熱愛許多事物。鍾文音說，若將生命中多種的熱愛打成比喻，心頭是一座是寺廟，小說是這座寺廟的羅漢，繪畫是裡頭供奉的菩薩，至於在報社擔任記者的工作便是放香油錢的那口箱子或是化緣的鉢了。讀者呢？應是有緣人吧。

多年前，朱天心的文章曾給人輕易跳脫文字難關的驚豔，多年後鍾文音，其實也有這樣的氣魄，值得期待。

記者 趙靜瑜/報導

